砥齋集

砥齋集序

聖人之行不同同歸於身潔文亦然或長或
或正均以潔爲體潔非徒簡之謂也瀾翻千變而至
清之氣自孤行於其間否則卽寥寥數語局局自慎
氣無以行之蕪實甚濁實甚矣惟天得一以清斯潔
之祖濁氣爲地不濁不足以資草木之蕃一蕃輒蕪
矣必每歲有以清之付諸秋冬霜雪去其蕪乃所以
殄俾其可蕃夫然後知蕃之資於濁無非資於清也

不有殺機不能爲生機昔人謂善將兵者去其士卒之半善讀書者去其書之半余謂善作文者去其文之半然去半非徒去之謂也陳者去半則新者增半非推陳何以致新哉卽陳是新本濁能淸超然霜雪之上吾尤重冰焉霜雪因淸以爲淸者也原無所染其淸易冰因於水泥土溷之乃能判若兩截成其獨潔此爲難耳至其費力亦與霜雪不同霜雪係忽結之淸非關層次冰則從秋水將泥土漸澄而後入冬

豈其滴漿可以縮其力于黃河之澌冰仍可結力之鉅足以掃濁而敵之也唐人曰冰雪淨聰明又曰一卷冰雪文成尊冰次雪又曰一片冰心在玉壺則專尊冰矣余與無異之尊人爲齊年世代已殊家學彌茂新刻砥齋集請余爲序綜其體裁覈其字句一一爲潔恍然紙墨之間一以爲霜飛一以爲雪集諦視之莫非冰凝也天地嚴凝之氣萃於西北雖春夏而寒若秋冬無異居華山下爲霜雪爲冰實終古不散

晶潔之致挾華山以入硯田固宜吮毫在塵外有疑
其文之何以至斯者華山神能言之

晉安黃文煥拜題

砥齋集序

今之爲文章者蓋有二途焉曰秦漢曰唐宋而各適其途者則斷自持一説互相譏詆即素稱同學者曾無恕詞余甚惑焉夫所貴于作者期能自成家爲可傳而已毋寧寄人籬壁下尋蹊逐徑方稱能事哉故文章莫尊于六經而子雲氏謂易奇而法詩正而葩六經之未始相同也固已若夫唐宋之異于秦漢亦猶秦漢之不能不異于六經何也將使之然也後世

綴文之士好尚遂于是乎分而肇力亦各就其所近乃必指與己者而非之似欲不與之共壇坫焉夫豈可哉使其意若非肆其譏詆則無以高自標舉稱于當世故取當世所亟稱者而求疵索瘢力攻極毀自以為得意而耳食之流遂從而擬之曰某也非所[illegible]當代之宗工者耶而若能瑕指之若此者誠賢也乎哉盍思龍門扶風固所稱良史才也昌黎柳州廬陵亦皆所稱大家者也不聞其詆人以自見而皆為

尋古文艶所不逮亦可以巋然返矣余友王子祉塢博學淵識所著嘗有先以砥齋集繼之未即與秦漢唐宋人作合編而並皮之辭有能辨之者其爲成家而可傳也無疑顧文枝也行爲本果能篤氣誼辨義利即片言拱璧矣苟不其然雖著書等身于世道又奚稗焉余聞嘗闖逆之亂王氏以司馬裔索餉不貲時山史兄弟凡六人且析箸久皆欲偕行山史毅然曰不可同罹其毒無益也余當獨往以覯其變即鄉

室咸懼不測而卒能出險而芘其家又弘農諸巨室避地太華山中山史之待菴在焉會他往寇襲登山比退人皆爭識其遺以有之且有爲山史識之者山史歸曰皆非吾之所有也毫無取嗚呼臨難不避見利不若此其人爲何如者山史懿行固不勝書而余獨樂道此二事爲可以風然則是集也豈獨其文之足傳也哉

康熙八年季夏同學弟南延鉉鼎甫題於萬松山房

華山王弘撰著

壽丘申之先生七十序

辛卯秋七月二十有三日申之丘先生覽揆之辰時先生年七十矣子文學如磐以養志聞客知丘氏者僉舉觴介壽以王子與如磐友善習先生屬詞洗爵焉余謝弗敢承謂詞不乏人也且告三多祝五福廣徵洞淵而幻求慶索壺盈尺鴻縈帶若是者人亦不

之詞余何述焉無已則請聞客之所以觴焉者先之
可乎客肅然斂衽曰先生少失侍郎致骨立事嚴君
色養備至篤怡怡於兄弟宗族鄉黨無間言將以敦
忠厚而革浮薄可以勸矣其以是觴王子曰行之原
也然先生方懷明發而念棠棣無已也請其次客曰
先生少長嚮志師事伯父司徒公傳其學名籍甚諸
生間試輒冠軍亟自樹羞言門閥爲文詞祛軋茁雕
麗駸駸乎入韓歐諸君子之室將以正俗學而崇古

遽可以典矣其以是觴王子曰德之華也然先生方盡擬議而圖久大不怠也又請其次答曰先生兩仕爲學博其在潁時潁方有寇患先生即進諸生而告以

祖宗三百年愛養之恩率皆興無晝夜寒暑城樓以全新學宮立社課而潁之文風不變其在鄞也一一如其在潁時職無廢事而鄞理有績位無大小將使循分者勉而素餐者愧警臣工肅朝常可以風矣其以是觴王子曰循政之效也然先生負經濟才

不獲展施當世與聞天子爭可否籌畫大計建治安之勳而僅以明經學博自見未幾逆闖作亂乾綱絕紐先生方悲烈士之暮年而眷宗國之如昨未有涯也叟請其次客曰先生以甲申之變解印綬歸隱居讀書教子弄孫屋不蔽風雨八口嗷嗷而先生方恬然自足先生素慷慨然諸排難解紛譏者謂有齊倜儻士風至是退伏一室席茅蘼蔭杞柳不復與人間事或說先生命如磬出可博一第療貧先生漫弗應

謂吾終不以貧累志而如磐亦情不干進臥袁安之
雪耕茅容之雨循循謹謹以事親概概梗梗以立身
識與不識無不謂丘氏忠義慈孝之相勝以有成如
此也將見一堂之上融洩致則福祿昌耆壽無疆寧
有既乎若是者真可以觴矣王子聯然舉手曰善哉
客之所以觴先生也余又何益焉抑余聞之家貧親
老不擇官而仕以爲先哲之美談乃宗敬微之致戚
也曰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

利孰能食然厚祿愛人重事則又爽焉失及讀史罔
潘安仁進不得意退賦閒居歎巧宦而自謂拙者之
爲政說者以爲名與官身受之而用親以市益以知
隱之難居而不仕者之未爲極則也其惟上示爲訓
下率爲軌無矯於聲色不變於始終如先生之父子
間者然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可以沒齒而無憾誠
使世之矯情好爵而借言博升斗以爲養與仕宦不
遂而聲稱逍遙松筠以爲高者聞先生之風有不愧

然返赧然汗下者乎善哉客之所以觴先生也而三
立具備忠義慈孝之旨章章矣余又何益焉益之則
固所謂人不乏詞者也噫先生方且齊古今如旦暮
而我與若猶侈神仙之術楊松喬之年是鳳凰巳翔
於九天之上矣而嚮苞采者矜翔夫高閑也將不爲
嵩岱之塵淮海之霧者幾希矣客曰然遂書謝渝觴
以進

辛卯聞見錄序

辛卯聞見錄者丘子如磐錄其日所聞見以成書者也曰辛卯者甲子編詩丁亥命集陶劉之志也秋日王子將西歸且行丘子出以視王子屬弁言王子讀未終卷大而講道經國小而記事識物勸懲之旨備焉王子曰甚矣如磐之於學也可謂勤矣吾竊自愧放浪吳越間一歲有餘目得之所閱與耳得之友朋之所述百千詞而不能殫而吾曾無片劄尺楮存於

笥中如齧伏跡里閈懷鉛握槧不出一室而謀及萬里日月幾何卷帙遂積何其勤也吾嘗覽說郛稗海所收諸書連物徵類窮幽極微歎古人之博學強記今以如齧錄方之又何多遜焉抑吾有告於如齧者泥滓五寸須說一尺此古今之通弊也又昔聞言於章子有人於此善惡參半舉其善焉其惡者將不言也而其人已曾閔不過矣舉其惡焉其善者將不言也而其人已繼跖不過矣本一人也隱顯爲言而判

若雲泥況益損爲言乎岦將佩服以爲名言然晉
長而惡惡短春秋之義斯留心著述者所不可不知
也如磐懋之班馬在門離酒在席搖筆漫書言無序
次

南鼎甫詩序

吾鄉學士大夫類無不談渭上南氏之學者余聞南氏之學始自文成蓋昔文成以理學冠一代功業煥然成言班如南氏之先實遊其門以世著勳名凡五傳矣至今鼎甫鼎甫卓犖自命不可一世弱冠登賢能書絕聲色裘馬之好搆容庵酒水上幾足嵗風雨昕夕其中於四子之理百家之説及古今盛衰成敗之故得失是非之略無不晰若指掌余毎過從雲霧

窈窕顏色鮮妍而抱其氣欲橫九州而聽其言者河
漢之無極使以膺天下大任奏效治平黼黻太平無
足少難者則且喜南氏之學日益昌而嘆文成之澤
未斬也虞侯守石艾爲梓其近詩以余與鼎甫天交
邂逅不遠千里屬序嗚呼鼎甫豈僅以詩詞自見者
哉然而端本合彩泱泱漸漸以紹大雅之休杜少陵
之稱清新俊逸也問輕俗寒瘦者無有已珊瑚鈎之
稱含蓄天成也問破碎雕鎪怪險蹶趨者無有也而

世或以虱尸銑溪條驂䖶兔欲敲旗當鼎甫者及鼎甫一言出則莫不廢然返蓋鼎甫之功於詩以功於世亦偉矣窺一斑而得豹嘗一臠而知鼎庚侯其為之發端矣乎抑余聞之大函變而為選郊蘇李而祢張衡柏梁梁父祧矣漢其室事魏其堂事晉猶在祢餘悉在祊波流無騷非無騷也善哭者無悄而不哀騷之優孟也繹祊無選非無選也雕幾工而太樸喪選之括捲也術族有祖比而合之一當衡石鼎甫

厥源窮流富有日新根於天性以求於韶武雅頌之
音此其昔人以稷契自期者耶夫滌陋習振古學䟽
上追本始下懸正的崛起一代與二三君子鼓吹風
雅是又吾鄉文毅之風所未墜者也

題自汪華山記稾

辛卯春舟次金焦之下談子長益邀余於百尺樓頭酒半談子出于鱗華山記屬汪余寡學無窺於作者之旨奚汪哉獨以余生長山麓知山之狀而余又好遊每歲中秋輒聞月其巔故自謂知山之狀者莫余若也談子因請談隨談隨筆酒畢而汪竟其不文固矣余旣西歸談子亦北征瞬息間如隔世人生離合之故豈不可念哉吾道未墜二三子落落如晨星江

邊音書阻絕誰爲余問訊子歸否寒笛不寂寞否金焦無恙否卽今觀昔有不勝其慨者而後之視今固可勿論也

重修大羅洞序

凡祀不載諸典禮君子弗舉以爲其祠之淫也在唐狄梁公嘗毀之矣而近世莆田林見素節鉞江右復梁公故事土木之像至纍纍蔽江而下錫山邵國賢爲作頌美之迄今彰彰傳藝苑勿絕也華山東二十里許有大羅洞者里人祀唐韓湘之所作也攷世系表湘字北渚第長慶三年進士官至大理丞爲昌黎文公從孫當文公貶潮州時北渚實從行文公數見

之詩雖平生無所表見然能左右文公於患難之際則其恂恂孝謹亦有可徵者而後世顧詭之以爲仙謂雲横秦嶺雪擁藍關北渚蓋先言之矣不知牡丹見詩別有一江淮術士爲文公族子今文公遺集有贈族姪詩云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者疑即其人也於北渚奚涉焉而乃舉而歸之北渚至以北渚爲文公之姪則并其家世而易之然北渚有遺祠享俎豆於世顧謝以此得之甚

矣異端易惑而吾道之難也斯亦事之可爲捧腹絕倒者矣茲土非其生產與素所遊歷過化之地其祀之尤無據而里人言百年前有耆老入山禱雨蓋嘗遇北渚云故歸而祀之有求輒應他吉凶得失卜之亦無不以其類告以是里人德之此其說誕甚無足爭者今且重修黌宇更飭丹艧而羣茆予乞一言以章其事余既歎北渚蒙千載不白之誣而無以梶里人之爲將以正其爲江淮之術士而又有所不亟徼

聊書其事以竢後之君子萬一有如狄林二公者復

作知其爲有唐進士而大儒骨肉之屬也則尚可勿

毀也

送南鼎甫任柳州府推官序

泖上南鼎甫博學有文行與王子交甚善也壯而筮仕爲柳州司李瀕行王子誠酒於道酌而送之贐之以詞曰柳隸天下西南徼古爲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而已耳秦中國法令誦說詩書習仁義才千餘年明興以來與慶遠並爲盜區山獠猺獞非時竊發先達嘗患之焉今君子爲專官司訟獄在位謀政則裒矜之道盡之矣余聞子之先大宗伯公者綜經術其

論是官也以温厚和平爲最彼天下無事時地非遐陬人不異俗猶斤斤若是況其在柳於今又軍旅之際矣余是以知匪徒剪聶務先煦悴甚無謂其言何平平爾也前是客或私告余柳癖癘之地極遠難治鼎甫斯行也當憂形於色今而覩子之狀則浩浩得也予誠有志之士乎哉天下東西南北至寥廓也古今至邈也其中老死里閈與草木同湮没者何限而倜儻非常之人往往覥策萬里立功殊域卒以光於

史籍夫丈夫有四方之志而又何戚焉子行矣余聞
柳山水多奇絕讀子厚諸記輙爲神往會少暇余將
擔簦徒步來遊且以覯子之政矣於是停盃振袂爲
之賦雄雉之卒章鼎甫唯唯爲之賦小宛之四章而
別

送華然張君陞漢中府教授序

華然張君之司教於吾華也居五年所而遷漢中教授以行則秩加一等矣余聞之司教者以　天子之命教其邦人凡廩食縣官而充弟子員者皆師焉其必有以率厲化服之使躬問學蹈繩榘出入不悖所聞然後可故稱難也而君之司教也實以此自任檢身澤物談經說義唯日不足見一善揚之唯恐弗彰一不善誨之唯恐弗悛既復隱之唯恐或聞也且遐

覺不煩束脩不問而困苦疾病至有不能自託於學者皆於君資之郎邑或有利害因革諸大故當事者問勿之悉入惴惴待命而君已條本末策便宜爭之不遺餘力皆剴切中窾要故華之感悅而謳歌者匪一朝夕而今聞君之遷所以惘然如失其怙恃也者不僅在宮牆之士矣夫滇中者古所謂西川徼候而今用武之地也　朝廷迫欲見君才將有社稷民人之寄焉而先試君於烽煙刁斗之際以觀其禮樂文

章之用君生長西塞折衝禦侮之略不越樽俎馳馬橫槊馮跳利決亦技時思露治賦治旅寧渠不彬彬孔門之彥哉而君又春秋未衰矯健倍人　朝廷之所爲以才需君者必更有在郎君亦何有於百里也君教授之秩雖視今有加所職顧無異焉教育之方郎君之已教於莘者舉而施之晝如也奚足以爲君言而君之行也龍岡天臺之間生徒相賀而萃之士獨不得如道州故事詣　闕而請留則古今時有不

同而勢之所無阿如何也此舉之士莫不有戚戚焉惻其心者而余之所以不能已於言也與

贈邑丞徐静生序

國家之制縣有丞掌教養民事而丞爲之貳其縣里不及二十者不復設丞謂土狹務簡斯無所事丞也丞所職有三或以馬以河而萃險則以糧以糧則天時休咎地利豊耗人力勤惰皆得以調劑而均節之一州丞縣官秩豈有崇庳君子惟其爲國因無之不宜焉矣時萃險爲丞者静生徐君徐浙望族也而君少讀書工文章尤以慷慨急難千里赴義乃既不得

志於有司遂折節謁銓部授令職云君任丞事不一年事靡弗舉當事者以君爲賢於是檄君至省治一切餉則餉靡弗治盡君綮以持己誠以待人而又才實足肆應故綜覈課效御史中丞且特下檄書勞焉會學博劉君病卒於官貧無以殮二子來手就殉君聞之爲舉襄具棺衾遣歸其里此其行誼雖今之居學官崇秩職宜助教化者以君方之宜何如也乃余竊有感於唐孫伏伽張玄素之事矣夫伏伽玄素初

一令史竟耳後遂爲大臣垂名青史論者以玄素銜恨於太宗之詰而伏伽對人言獨事絕不爲隱謂伏伽所處爲優今君年甫強四方之略已具矣千方加意得人待以不次君其爲伏伽玄素未可知已唐事猶云其遠者也在明盛時徐孟韓以江陰掾史卒晉大司馬李滄溟嘗稱其趣人之急甚已之私君將無待之而興者耶而要以與日者能爲伏伽之無隱則君固翩翩豪傑之士矣

賀勳宇雷先生壽序 代楊樹滋

關中有孝子勳宇雷翁者今文學成九君父而前欒城令暘生君大父也翁幼有至性敦門內行故人謂爲雷孝子最著云歲丙申翁春秋九十有七矣顏色莘粹齒無或敝髮轉玄接賓客步趾有儀磬折無慢容竟日不倦強年者顧弗如吁矍鑠哉可不謂國家之瑞當今之希覯哉五月六日翁誕辰也鄉諸大夫相率造翁庭賀翁壽授簡屬洗爵之詞余雖不文敢

不拜命之辰余聞之昔揚子之言壽也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翁述事父子建翁孝養備至没爲廬於墓三年孺慕不衰撫其弟以友于閨與人交坦易終始無忤揚善隱惡多陰德又好讀書於古忠臣孝子貞夫廉士之節靡不章章悉厥端委居恒言必謹行無踰軌以是進有善述退無憎嗲葢百年如一日也斯言也余獲之孝廉王子伯貞伯貞與陽生君善而余同年友㑹爲余而説無溢故余稔翁素狀雖自今始

矣然則揚子所稱仁人者翁非其儔耶乃余於此獨不勝慨慕之私焉世風之下也有巧僞鄙長厚窮居戚戚苟富貴則沾沾恣所爲皆欲爜其內聲色灼其外故享年數率不古若雖日籲慶祭之桃引絜壺之泉無益也凡翁之履無一於是則翁所以自致期頤者有道焉固司命之所不能制其算矣設一日者天子嘉惠海內復古者養老之禮舉三老五更之席執漿親饋執爵親酳詔有司上德行年耆高者名余

知舍翁其無與歸矣又豈獨使加六豆於鄉已哉余初聞成九君能其業弗竟其志而陽生君以壯歲掇巍科筮仕四方比余過欒城欒城人戴陽生君如戴其父母夫樹績於時章令譽於先人儒者之孝丈夫之所有事也今諸君往賀翁也翁且有賓禮備而樂作予爲持鉢孫爲進履琴瑟歌管奏北山白華之什諸君覩且聽焉能無脉脉動懷與嗟乎是仁孝之孚也可以風矣或又言予建翁當八十時遺粟疾翁賑

刲股以瘳錢牧齋太史傳之矣然翁所以亟者不盡
在此也於是既次其語以應諸大夫之請退而私爲
之紀藏之巾箱以竢執彤管者上石室焉

壽胡肅卿先生序

自余舞勺之年而已心稔邑之有肅卿先生者賢先生瓌容嶽嶽博通弘衍恢恢乎不可一世也素不問生人產獨以詩酒自娛間遊狹斜呼盧一擲百萬或謂有南郡劉毅風然周人之急赴人之難慷慨然諾余竊儗其為古布衣之俠乃余數與之遊論四方風俗要害洋洋纚纚甚具余竊聽而慨焉人生百年須臾耳跼蹐州閭之內齷齪米鹽之務間當代之故所

宜典華者何在地南北所便宜何若輙口禁莫爲應即令擬一纔奉命任社稷民人責其所措置縣可知也先生少有四方之志足跡遍三匝所至必考其山川向背古今成敗之故故言風俗風俗便言要害要害奇中苟得仕四方信所往其功名何可勝道乃困於諸生間三十年不得通而今且七十矣雖世道日新[illegible]然不至無人而懷奇好修曾不獲少表樹齋顯[illegible]鳳凰在數人之所選

西溪有石磯甚名余訪先生先生為圖一區具臺池園墅之美花竹水石之幽方除杞柳蕭茅離偃仰自如也嘗為余論老莊之指稱定神齊物可以長生又有方士者好為服砂辟穀之說謂可以鍊形益算此其術余大疑焉而先生頗好之余意先生少挾倜儻非常之氣談兵略不難以戈馬策勲萬里乃厄不見用今老矣直怡情方外寓志於養生之言以自抑其英雄感慨之懷耳非其本矣歲丙申冬十月二十有

四日先生初度辰同里諸子製清防以賀命予爲詞
余於先生知最深故不敢侈五福三多之說而特以
質其心之所欲言者如此先生配孺人爲余王氏與
先生年相若其強與先生等夫神仙同升並舉之事
吾不敢信矣庶幾哉其古鹿門龐公之儔與

藿菴近稿序

劉子博仲人豪也自弱冠好學博極羣書名藉甚諸生間以文豪又好飲開筵坐花飛觴醉月如長鯨吸川以酒豪間選聲伎絲竹錯奏或呼盧一擲百萬則豪於狹邪而門多長者坐有鴻儒急人之難甚巳之私則豪於交旣以中原寇亂迹不得志於有司汗漫南北足跡徧三陲名山大川靡所不至則豪於遊其間興到長吟累數千篇出風入雅一本正始大厯以

後槩所不屑同儕多無敢當者故尤以詩豪然用是
不問生人產家亦因以漸貧顧博仲無幾微形於色
而豪自若也博仲洵人豪哉余在安陵於博仲席上
得讀其藿菴近稿歎服久之而博仲命爲之序乃序
之如此

雪舫近詩序

余從海內學古諸君子聞韓子石華之名久矣覩諸君子所爲贈石華之言述其流離險阻扶祖母櫬歸葬事意一恂恂至性人也戊戌過安陵得晤其從父叔夜幼平而將石華有訪戴之遊越數日歸始挹其丰采接其談論奕奕嶽嶽映發四座則固翩翩詩人也留安陵三十日無日不過從文章唱酬晷漏相繼因以所爲雪舫近詩一帙屬余弁言石華著述甚富

茲特其豹之一斑耳而各體咸備衆美悉臻蓋石華居恒論詩髀睨中晚故其舉采騰奮翱翔漢魏馳騁初盛而必源之三百矩之六義則其高薄雲天窮比金石有自來矣至近世公安竟陵諸家尤其所遠之不道者石華信翩翩詩人哉乃叔夜作阮寨誌略稱石華英偉有父風而安陵人每爲余言石華慷慨然諸周人之急恤人之難即古俠烈所不逮益戚戚余心焉豈李供奉所謂倜儻高妙者流邪幼不顧又云

石犨深心內典鷄鳴聞𣞙梵唄鏗鏗巳然後治事而戶外屨滿樽中酒飛矣將白太傅蘇端明之遺風猶有存者斯其爲廣大教化主也與夫飛而非翼走而非脛峙而非山流而非水余殆莫敢定石犨爲何如人也而又焉不爽然失也

賀田雪崖進士序

戊戌南宮之有試也　天子方罪遷年倖實者　詔旨切責在廷諸臣人人自惴也是年田子雪崖用治易成進士對策陳帝王聖賢之道修齊治平之略甚具皆切實中事情　天子嘉悅謂稱其觀司寇政予將以爾理刑書焉於是雪崖在白雲司者五閱月而始得以例假歸則取道輦下徧訪諸故舊爲十日之飲絕不以衣錦之榮速耀里門此其度有過人者雖

是犖下二三兄弟旣喜雪崖之遇而又服其行誼不
違商容下車之言謂不可無詞洗爵爲賀乃咸以屬
余余操觚嚄唶蓋弗勝今昔之感焉甲申之變四海
鼎沸二三兄弟從家窮岩邃谷之中以延旦夕時雪
崖亦奉其母太夫人適至實結鄰焉蕘宇捷獄鷄犬
聞達一時有桃花源風倡和招從殆無虛日談經說
義援古究今出入諸子百家而雪崖海含地負泉湧
風發每周一座如堵者幾八年所無何山寇竊發攻

坊古蹟二三兄弟皆落落如晨星雲崖且狀其母太
夫人之柩歸葬也自是睽別離索余亦伏 先恭人
之山盡衣食之不給租徭之不支雖二三兄弟所處
不同而同一坐困者又幾七年所而今雲崖始獲以
文章自見於當世天之所以困心衡慮其際任雲崖
之意誠有非偶者矣而獨如此二三兄弟何哉顧余
不佞乃於雲崖尤邴邴有進焉夫雲崖之行爲專官
也以聽訟竊以訟者戰伐之端而聽訟者禮樂之基

也帝王弼教期於無刑聖賢致知使之無訟誠以德之難洽而物之難格者莫訟若也即周官司寇掌邦禁禁之爲詞亦洽於其未然云爾然則國家之有刑以致生非致死也明矣而或且以爲致死焉其孰與之夫訟清則民和民和則年豐年豐則飲食益安而衆益不起而鬬爭息而仁讓興而弓矢可載而干羽可舞然後四方風動可臻也故曰訟者戰伐之端而聽訟者禮樂之基也雲崖懋哉二三兄弟於雲崖乎

觀需矣矣余是以推古朋友贈言之義以勉爲賀而
併及以有感於今昔之故者如此

賀從兒簡生舉子序

歲庚戌秋八月從兒簡生有弄璋之慶余時爲農田間乃釋鋤弛舂而往見之於是嘉賓滿座旨酒盈樽兒舉爵屬余曰天不絶芦敬嗣使有今日幸也然吾老矣幾不免於無後之憾者而今始獲之孫祿第嫺於詞盍有言以紀吾爲余慄繼余受命欷歔客謝之曰癸歟也余曰弘撰盍亦 念我 世父之德云昔吾祖生吾 父兒第四人而 世父爲之叔吾 父則

季也　仲父乃早夭艱難於亂離之際者獨　伯父
耳而今皆不及見矣何可令後人無聞也　世父生
從兄兄弟三人而簡生又為之仲伯兄雖早擬一第
簡先逝僅留一子一孫育之使立者則惟仲兄而叔
兄道生又獨一女忻鬱休戚二兄共之耳而今皆老
矣余又何可無述也自吾　祖以力學篤行文燦國
華年未及強仕遂賚志以沒蓋亦天之所憾與　世
父教授生徒戶外之屨恒滿而情怡山水不干仕進

相羊於煙霞泉石之間者垂四十餘年天獨無以與之乎而竟使其孫支不蕃焉吾知造化之氣有鬱而未暢者矣夫積之厚者其發必大今仲兄年及六十乃一索而得雋則過此以往其爲繩繩振振之祥未有艾也人嘗謂吾 父之德以爲天之所以報吾 祖而 世父位不登鄉廟名不出里閈則天之所以報吾 祖之後人即以報吾 世父者豈其微乎顧余益慨夫世或不服古積善而徒以裘馬炫燿矜一

時之耳目黃金在籝而子孫旋以不振比比是已雖不自樹立子孫之不賢𥅻然而其祖父所爲遺之以安者亦非其道矣爲王氏者其將無用是𢗅𢗅乎則余今日所爲弟賀其兄之詞者即他日所爲叔父訓其從子之詞也客曰善遂書之

送湯荊峴兵憲序

歲戊戌之冬吏部臣言潼關治兵使者湯公在職久宜陞去以藩司分守豫章之嶺北明年春二月公且行則關以西大夫憾於第士嗟於學農泣於野矣乃相與謀上狀臺使者從 天子借公而卒不可得也蹙頞徬徨計無復施遂詣余乞一言以紓其思夫余今而知民猶古也是非欣怨之故有賞賚所不能邀斧質所不能禁者則直道之爲也夫余今而愈知得

民之不易也若公之所以於民與民之所以於公寧詎不一哉一則求之能離矣求之能離而離斯愁苦慨歎之所以作也邇之父老即遠代無論實數百年來如公者所未僅見矣余嘗察公為政盡一本之所學而學尤以存誠為宗者也故其所敷施率以古聖賢自期崇厲學校篤興仁讓謀民利害不啻身家與為休息無事刻覈申韓刑名之習既一切屏之不屑而寬柔慈惠用法如不得已又淡泊自檢泯所嗜好

或以起疑公有得於佛老虛無淸淨之說者余竊從
公論議根極理道而知公之於儒固孟氏之所爲醇
乎醇者也蓋公自志學之年師法程朱北讀書中秘
益博綜古今款關之始首撥修伯起先生祠有好修
能學者焉與成就之禮下忘分此豈可以聲音笑貌
爲者耶夫公孫弘舉賢良相人主其所舉措豈有大
疵累哉而人至今薄之者誠不足也公言不苟發行
無姿勁不矜名以詭時不抗行以矯世惟出於誠斯

上下作孚久而益信故今於公之去惘然如失其怙恃也者千里之內有同情矣顧余竊深有感於丁金剛之言金剛淸河老人也嘗宋世良去淸河時途金剛自云老人年垂九十見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過人淸亦徹底今失大賢人何以濟嘗試誦之而有不淒然長太息想見其居上之美者誰耶夫階可遞晉秩可遞加而仍視事如故代有行之者主爵者何弗用至以告我父老爲也諸大夫士若民聞余言愈益

戚余乃復告之曰今　天子神聖明見萬里公文武
備足有牧民御衆之才此河內所爲借寇恂者他日
其使公以中丞之節惠我秦人未可知也若且竢之
矣諸大夫士若民之色少解遂錄之以告御者

贈兵憲荆峴湯公序 代

不佞在昔於侍從之列獲識今荆峴湯公丰采玉立文翰藻發郎司馬班氏其選也無何吏部以潼關治兵使者難其人　天子念關中爲天下首據建瓴之勢而潼關又重鎭保障三省非綜經術具方略達古今之故者無輕畀於是吏部以公爲請而公遂西居三年潼關之政成吏部又以嶺北分守使者難其人又以公爲請而公復南則諸大夫相與嗟嘖者久之

且介介於賢者之去也夫人臣以身許國東西南北唯所使豈敢有擇今海內武功方彰四方漸定所戮力盡瘁者獨西與南耳公以典禮文備　天子左右顧問者乃一旦出東屏藩不西即南豈舍西與南他無所為用公地哉以公之數載秉掌曾非遑少獲安處彼優游清華出入風議以坐收烜赫之烈者獨不可一試之疆場之務耶然不佞聞公願學聖人者也淡泊寧靜開誠心布公道而才可濟時操可激俗問

恩足以明道文章足以華國䟽關以來崇學厲士
惠斯民去泰甚能紛更重稼穡禁游惰每下檄開地
方孝義廉節事與夫博學姱修者令有司不時報聞
苞苴竿牘槩勿之納疆域以寧閭伍以輯比嶺北之
命甫下而父老子弟長號疾號如失所天若不能一
日而離公者此詎可以文法得也公戒途矣夫江右
非所稱文章節義之邦耶其君子强於禮而尚氣其
小人勤以嗇本實爲功顧好深文攻訐喜鬼而信徼

囂訟而非其上其來已久而處州僻在一隅固荊楚閩越之交也地深阻山谿菑蟠匪時竊發倍號難治然趙清獻周元公之所嘗涖止也其遺教應有存者即遠勿論往正德間王文成實以節鉞於此建封侯之勳迄今才百年耳而百年來指數名儒如安福之鄒泰和之歐貴溪之徐雩之黃若何不遷而良則固皆文成之門弟子也賢者之繼往開來與教育才非過化之美有如此者不使知公之往也必有其不使

古人崇美於前者在則虔之人之德也夫盤根錯節
以別利器艱難勞苦之中不世之功名以出斯其會
矣諸大夫之帳具東郊也酒酣而起爲公壽其以前
所云致吾憾以後所云致吾慶而終爲吾告公以請
其之餞尚其邀景福於神聽也則不佞拭日請更賦
江漢之什

壽張定一序

王子跧伏河濱嚮對南山而故人張子定一實霧隱山麓少暇未嘗不過從奇文共賞疑義與析相得也然余聞張氏之先業醫有仲融之風恒願子孫以道術救世迨一再傳而張子以文學馳名三輔顧益善醫精敏俊發君子以擬錢唐之絕焉劉氏遐伯一日介與告余曰君知張子之能乎家君蓋嘗病瘵云手足不仁累月矣藥投之罔效張子至診視之謂可計

日而愈三餅長跽以請則爲餌波升餘約日進一七藥盡疾已呼谷響答不啻也可不謂能乎三餅固寒士無可爲酬德而張子亦雅不喜三餅他言酬但曰使王子爲詞足慰矣唯是用致謝於下執事余受簡歎曰張子賢乎哉夫鏡經之出實於仲融是其以隱德著者也而宋文稱錢唐之絕乃道虔實啓其一蕭亦有所自來矣卽之才有神解之鬱文可知也張子貧乎哉張子儒者也篤志經術策名清時爲天子治

一方起衰撫瘵其道可以醫道昔人謂讀盡書天下無不可醫之病張子進於是乎然無謂天下無可讀之書也余知張子所就不但醫矣嗟乎非顏含莫致青囊余於劉氏選伯又不勝戚戚之懷焉故樂書其事以俟他日傳儒林者兼收技藝矣

贈楊振公進士序 代

關中有元周楊公者與余同年進士者也爲翰林改給諫陞奉常卿以老濟風亮節傳於縉紳之口而懿德善行著在里閈翩翩不休今十年往矣歲在已亥天子章征伐定遐域夫旣取鱗介而衣裳之列簪岩而闔闢之矣而詔下禮部以今秋八月復舉會試如春二月例於是在職諸大夫臚局隸事罔弗愼而一時獲儁者多瑰瑋不佰之士楊子振公首謁余於退

朝之服詢之則爲元周之冢孫積學多才已舉於鄉而進於天子之庭而余睽別日久地南北阻修而不及知也竊非勝瞿然有今昔之感焉夫關中天府之國西京之業炳焉今之學者誦說詩書稱述古今人人自矜矣起而操觚恒鮮所述即或文不至戾法亦斐斐然有章矣而試之以事𣅕幾隤度竟等於膠舟木駒之爲者又天下類然矣昔與元周開埋觴咏毋言及此輒爲太息久之蓋元周立朝詘華崇實始

終一節故其陳治廝理振綱扶頽與夫凡所籌布一
以有益於時不朽於後爲念今觀振公貌怡而氣靜
兢兢若一無能者而問嘗叩以古今得失之略四方
風俗之宜口談指畫燭炤衡決顧無不卓然有以自
見者則甚矣振公之才有似吾元周也夫劍在匣也
而出之見神馬在御也而試之見良吾知振公繼志
述事將以慰元周於九京而策勳萬里垂名無疆以
答　天子之明賜必有在矣時其鄉之諸大夫士聞

振公將歸乃先期走使千里乞余言言振公且先論元周以爲知元周無如余者於乎此文可以知振公哉

賀郭雲嶠進士序　代霍司馬

已亥秋有詔策南宮試　天子耤武功以章文教蓋與數也時不佞列在西樞仰見綷綵求賢至意謂非常之典必得非常之人而是役也吾關以西儁者實廿有幾人焉高陵郭子雲嶠其選也雲嶠為概縣一章公長子不佞與一章公里居相距僅一水間而癸酉同薦於鄉仕同時又首以後先分符於晉蓋一章公之峻德大業著在內外者夫人而能知之矣而博

通子史精詣理解曠然塵埃之表與夫世所以未盡其用者則無如不佞知之深者也一章公往矣高陵春秋祀一章公於社者以且勿替而有子如雲䮽早掇巍科慷慨大略恒不可一世即儀容嶽嶽丰采奕奕風行玉立不啻也比來京師不佞嘗謬承質兼見其思沉而氣勇義篤而詞燦他古文詩歌亦率類是殆所謂强毅有立者也而約躬敕度沖和靜穆即之若靡可測退而未始不咨咨慨慕爽然自失焉不佞

昔在同治曾爲天子相馬矣彼其範馳驅中規矩步
縱工弗取也若也歷險致遠逸足景靡若滅若沒其斯
爲天下馬矣夫獨不聞北地李獻吉氏之言乎一飽
一石斂氣凝神健力勒如日中微汗腹鱗爛如未靡
而千里矣斯之謂良故皆言馬者莫李氏若也今雲
驊之年甫壯行且爲國大用著勳名於旂常竹帛間
以畢一章公未竟之志嚮之越西極蹈東濱飲滇池
超七澤其間或爲四達之衢或爲九折之坂以至進

而仙仗天開俱於兹焉實始之乃不依猶耿耿於漢武帝之詔也以爲斷跐之士泛駕之馬貴在御之以道故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其言煌煌史冊矣然文景時任石氏之子至號萬石豈有私焉彼固見不言而躬行以賢相肖不敢自墜其教亦雖求龍駒必於羈洼之産耳而今雲贈且卓然自以其道表樹章顯於世也其賢於古人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募修法興寺序

犂東二十里許泉甘而土肥寺曰法興上人了塵居之踈林悅開士之心聲聞俱斷晨鐘省征人之夢名利頓忘法界淸涼學徒肅穆余每盤旋其閒不啻吾家逸少之於道林至披襟解帶留連而不能已也然攷寺緣起未知所自在唐貞觀二十二年有僧圓定曾重修之則擬其創造亦在大法流傳之始矣明太祖初定中原僧深遠者又重修之嗣是旋圯旋復

代有成績語具碣中猶歷歷可數也玄機厄兆乾綱絕紐米脂一鼠觸兒肆毒三輔梵宇委之艸莽鉢衲淪於荆棘梁法陵夷莫斯為甚今鵰梟伏影鴻鴈振聲山陬海澨罔不覩白日而煦陽春而寺獨類廢猶故宜乎上人之觸目愴懷慨然以重修為己任也雖時己亥之冬同雲初布余方臥獨鶴亭待雪上人剝啄詣余屬言勸輸余久之無以應上人不辭余笑曰無庸上人弘慈悲願開布施門竪淨信種滅慳貪垢

於此彌綸其無與於龍華之會可知也禘其皈禮三寳則大地衆生本同此心應有以檀波羅蜜得度者歸而求之尊師在焉又奚以余言爲行矣上人令正是時

壽邑侯劉端伯詩序

庚子冬杪余抱幽憂之疾幾不起方閉門謝客有鞏集劉啄者敲之則嶽祠之右居人也齡者卯者於思者甚衆長跽而言曰今邑侯朐陽端伯劉公者愚儕誠不知其於昔賢宜居何等獨愚儕世居嶽祠之側常以供商旅之往來受其酬金爲業年來干戈搶攘豺虎夜遊居者行者咸患之公惻然爲計畫設重闉嶽以周垣嚴關柝之令令啟閉出入咸有節愚儕得

安君無憂所業賴以不廢此則公保障之一端也然僑圖所以不忘公者唯祝之音耳敢以請吾子予伏枕應曰公之政章章在人耳目間矣邑必有能言之者僕不文無以為公愿衆曰愿僑齋聞之公博學淹鑑無以吾子之文為不典於古法且亦嘗以閩士識吾子矣吾儕為敢固以請予頫汗沛如曰愿何敢承也顧僕有志焉今甚矣僕未能也衆益進曰雖然愿僑舍是無以報公德舍吾子之言又恐非所以悅公

心也望吾子强起少有言焉如是者三予嗒然無以
應因憶鄉有春雨篇一首私爲公壽其稾藏在巾笥
乃命童子檢之視衆曰始以是辭然非焉可也然所
爲聲上者僅數聞使予今爲言又寧俟有以易此乎

制義選序

楊維斗曰文章莫妙於簡亦莫難於簡知言哉古之作者渾渾噩噩爾國家以制義取士使明道也將諸先達皆尙簡清眞典雅卓然稱盛嘉隆稍縱萬末斯靡啟之乙丑矯之以子降而溢矣故維斗號出亟亟尊經蓋救敝之術不朽之事也夫文章之道關乎世遡古今相越卽渾噩之風末貽要不可不存其意豈惟制義然乎今欲復古莫先趨簡故余集所載一無

取乎冗長

又序

予不事制義久矣然嘗令之作者竊惑詩故爲斯選以訓兒輔實不欲輔隨時俯仰也選成輔跽請曰夫予欲以簡復古固也而稱諸先達以清真典雅者何曰茲其所以簡也不雜不蔓故清不飾不俗故真不奏不佻故典不俗不野故雅雖清雖真雖典雖雅故簡也然則爲簡有道乎曰道在力學讀書明理之人

識必中肯言必居要故求之以博守之以約欲其自得之也選義按部考詞就班文章無餘蘊矣以斯爲偷不亦可乎非其道也耶乃亦偷乎

左傳鈔序

予幼侍　先大人京師少知讀書　大人以漢文三百篇授予予受而讀之無間寒暑三年成誦不失一字及在虔南受左氏春秋傳亦如之今二十餘載往矣遭世多難德業不立而衰且病　君父之恩無以報萬一暇思所誦書恐忘之爲儒而困殊可歎也成林劉太室之仲子曰繼予甥也性敏而好書予因以左傳寫本授之繼也受而讀之將無亦如予之於昔

者乎然予幼而讀之長而不獲其用視不讀書者奚
以異繼也其必有以用之則予一人而法戒備焉矣
孔子於門弟子之賢以其子妻之予非敢爲況然安
見以其子妻之而顧無所庸其教如門弟子也者繼
也其毋以予困而有言不信也

秦漢文鈔序

文以理爲主氣爲輔其衰也則浮耳蕩耳浮且蕩矣文之能爲夫六經尚已先秦兩漢之文皆尚實故熟在當時名垂後世譬彼綵舟木駟所以不適於用者其實非也秦漢文鈔計篇三百皆予幼所受於　先夫子者也今以授馮翊馬甥宛址誦數思索文在是矣宛址之先文莊公德業巍煥載在國史予讀其集醲不華而實所稱休休之度不虛爾乃今之務華者

卒靡及焉宛址有繼述之責者也聞予言其益知所
勗哉

吳太[illegible]墅配閒孺人雙壽序 代蜇庭

盈天地脆然而無間者仁之充也以之立於天地之間卓然而不渝者忠信之成也孔子亟言仁而論學以忠信爲主蓋忠信者進於仁之方也太和渾淪之代人不必全乎仁而忠信不失瑚璉之士以道德文章自敦穆如也嗜慾不生機械不作無以逆其天常故其時多上壽傳曰仁無欲故靜唯靜故壽斯自然之徵也予嘗以是有感於天下之故而於犖險繼閒

吳公有如見元紫芝之幸焉公伯子六翮與予壬午同舉於鄉恂恂謹謹步有則言有章予時心異之而甲申之變予以避亂潛華山之阿間從二三子侍公始得瞻公之貌察公行誼聞公義方之訓而益以稔夫吳氏之世以德顯有以也乃二三子則謂予兵燹之後俗漸澆漓日道謏爲僞而先民篤樸之風頗存之以式里閈者惟公一人歸然如魯靈光之在望矣比六翮之司理於襄陽也公戒之矣曰濟世無如仁

仁莫大於生人而不仁莫大於殺人先王之有刑也以致生非致殺也忠信以求之斯庶幾乎六翮有得於其言故今襄陽之刑稱平焉蓋公之存心與見諸事者素類如此歲辛丑公年七十八月廿有五日爲其懸弧之辰太夫人長於公五歲設帨之辰在十二月十有七日先是或有爲公壽者公不受賀曰吾有子在楚方拮据遠役吾思之惻然何以樂觴時六翮已爲德安郡丞有永衡之行故公念之云然二三子

則函書致予謂稱壽以言古也公不好世俗之儀雖
以言庶不爲公所拒乃謬屬予具草將以九月之吉
書之縑端以進予拜命脉脉歎焉鼎予有事於楚過
六翮於司理之署六翮鬱鬱不樂予訝之六翮曰吾
有母在家今七十之辰將稱吾以宦羈曾不得承菽
水歡其謂予何追予道經犂險登堂拜太夫人壽而
太夫人辭不受賀其言與公今日之言同哭氏之慈
孝一揆懋感人欲涕矣公性直而氣和於古今墳籍

靡所不覽而約之有道與人坦易無城府不爲藻繪靡曼其貌不閟其覺不驚故年逮古稀而矍鑠康腴有強年所弗若者太夫人明哲內蘊荆布自甘與公相莊如賓者迄今五十載無數舉諸子婦克勤克儉壼以內愉愉如也公嘗以明經對大廷爲扶風學博主爵者且以百里寄公矣公浩然賦歸不欲以珪紱易其田園之樂六㒳之在襄陽兩迎太夫人而太夫人皆不就曰兒恪共厥職寧徒欲以珍綺稱能養乎

蓋公篤雍熈之執不干仕進而太夫人齊德而隱則
弁有冀鈌𢇲公之風云予聞鄉先達有言禮之六曰
嘉嘉美也謂夫天下之至美可以稱道而頌說之者
皆嘉禮也書陳洪範壽首五福詩三百篇祝壽之詞
不乏夫壽之見於諸經者咸謂之美則其屬之嘉禮
也固宜屬之嘉禮而不備其文與詞是褻諸草莽耳
予竊夫二三子之爲禮也又歎夫公與太夫人所自
爲壽之道以及吳氏之所以世其德者以爲不出於

仁與忠信之而言而神仙導養服食冋升舜舉之術
不與焉公以是廸諸子若孫于庭而六闢恭之以行
鑽方雖遊於兵革玄黃之世而亨利永貞又奚以異
夫太和淳龐之際也予不文言不足以章公而二三
子學孔子之道者也亦幸毋以予爲徒言之爲也斯
公之志也夫

砥齋集卷之一下　序

華山王弘撰著

周子全書序

自孟子而後。傳孔子之道者。唯宋之周子爲最。二程皆師焉。所著太極圖說。雖朱陸有未一之辨。而於通書則并尊之無異詞。撰年四十有九。始知讀其書。義約而達。語淡以旨。包括宏深。研入微密。有體有用。有聖有王。蓋六經之樞紐。百代之津梁矣。漢之董。隋之

王。唐之韓。其文章雄偉。或過之。而純粹以精。曾不得與比。即宋之大儒如林。其學亦詎能出其範圍也哉。偶從友人。得吕文簡所定本、分內外篇曰周子全書。演。乃手錄之。而去其演之名。別益以諸儒所論注。共二卷、重付之梓。庶聖遠言湮之日。使後之有志者。尚知所宗云。

關中書院制義序

山東濟水葉公涖西安之四年閑于政事以講學明道爲已任丙午春檄諸郡邑拔士之尤者肄業書院兼金嘉幣先及小子撰俾司厥事撰謝不敢承公下書讓之詞切直撰弗敢固守其私于是與諸子集焉凡二百五十餘人館餐悉備定約以月之二七日課文一如棘闈例甲之乙之弗少假而夙興夜寐日遵月征鉛槧不離咿唔之聲不輟敬業樂群斷斷如也

秋九月復延諸孝廉至課亦如之他日公自選其稿之尤者授之剞劂命撰爲言弁首撰奉公之教又竊益諸子嘗少有省竊謂人品不一以誠爲主文格不同以簡爲貴盎世降俗澆導詖爲僞機械日作谿壑日深是生大亂則寧拙無巧寧樸無華故有取於誠也道衰言湮綺靡闒緩膠舟不渡木驪不僞斯謂淫贊則遐義按部考詞就班故有取於簡也公道高而學富所設施有古豪傑之風非小儒所識其期於諸

于者不在樂郁諸子居恒自命何在亦嘗返而思之乎唯異時所成就或爲經濟或爲節義或爲理學或爲風雅卓然自見其志可傳於後世無遺門牆之辱斯無負公爲國家育才之意也故今序諸子之文不敢以美而以規若此至其文之純疵則有公之鑒定在矣

蔣處士詩序

嘗讀唐東臯子集想見其爲人眞樸淵放超出一世之表上可以追陶而下可以匹韋詩先徵之矣夫詩之爲道有不自已者焉有不可已者焉不自已者爲哀爲樂情之動也天也不可已者爲美爲刺禮義之正也人也故發乎情止乎禮義斯天人之合也而先王所爲溫柔敦厚之教襄太經大法以不墜者具是矣余從文從蔣子得悉其王父成甫先生之爲人而

文從更示以先生之詩屬爲序而傳焉余盥手誦之見其約而遠淡而永含悲憤於純粹寫慷慨以從容尚矣哉易簡高人之風忠誠大夫之節也夫人唯無其情而禮義又不克以自持用其柔氣則流而爲諛用其剛氣則激而爲誹雕繪剽襲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有能爲先生之詩者誰乎其不能爲先生之詩者唯其不能爲先生之人也又誰則知之然則先生之詩雖篇什不多竊謂其可同東皐子集長留天地間矣

馬紫巖集序代

文之變至無窮也爲文者不歷其變則不足以言文而有不變者存不得其所以不變則亦不足以言變公安囿天下所稱善變者也自袁中郎氏没幾百年而今復有馬君紫巖紫巖爲政於三山之間嘗搶攘彫邺之後獨能撫字振作使其士民戴之如父母又以其暇日操鉛槧上下古今博綜而神明之發之爲文極所炫燿折以法度如山陰道中煙嵐萬狀令人

應接不遑抱所謂變而益上非耶今天子嘉惠元元慎簡守令待以不次之擢紫巖才高學優方著勲庸於時唯其力行而致有終雖龔黃召杜有不得專美於昔者㸃紫巖之以其文易天下而傳後世也適寓焉矣則於從政也又何有哉

金華府志序代

志者史之遺也而義小異史之法嚴彼其於君臣上下得失是非之間褒貶予奪禀不可易俾君子知勸而小人知懲而志之法寬則唯於山川風俗生齒錢穀文物典章之屬與興除損益之故分晰周至以資採擇而揚美必詳摘疵或略然其不敢失之僭且誣焉則一也金華爲府甲於浙東尚矣予奉命守茲土在兵燹之後不及見其盛而凋瘵瑣尾之狀日益甚

是用惻惻祟清靜罷紛更勸稼穡禁泰侈不敢干赫赫之譽矜察察之能葢才實不逮而務本訹華與爲休息則固有可自信者焉間從簿書之餘搜覽舊志條布類悉有典有要而獨自前明茂陵以後闕如將百餘年來治亂盛衰之蹤忠孝節義之蹟湮沒無聞况時移事易興朝之政有多非其舊者及今不錄又奚以昭示來茲與竊不揣開館延士大夫之賢者重加纂輯大約遵周氏故本而益以近世所見聞於以

備稽核助治理庶乎可爲全書矣嗚呼金華非所稱文獻之邦耶其在遠古姑勿論而前明如宋潛溪王子充章楓山輩道德文章皆卓然爲一代冠冕今其遺風宜有存者亦倘可旦暮遇之乎予不才愧不能以身先而俯仰瞻邇不能無感於生玆土者其爲得無高山景行之思也哉

聖諭衍義序 代

昔先王之以禮治天下也有國學家塾黨庠術序備矣又立爲大師小師師氏保氏之職以教誡之凡以敦愛敬之實弘仁讓之風使之吉凶有無相賙卹歲時伏臘禁酺飲射相周旋不失其雍熙之軌而已今天下泰 聖諭六言所謂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者顧傳之已久上焉者視同具文下焉者習爲故事予竊歎焉李君雲襄中州之俊也宰長山之二年勸於

民事閒爲衍義一帙語質而意該俾愚蒙皆可解乃修復鄉約所朔望臨講風雨不輟其所以爲世道人心計甚盛予承乏守玆土幾五載矣雖纚縶自礪罔敢佚而無善可述且我二人春秋高繇寂以思安得遂歸田園奉菽水之歡是用戚戚唯曠官之誚是懼雲褒才敏而學優言動咸有則治行卓然卽古循吏弗逮也他日膺不次之擢爲 天子耳目股肱臣必能盡忠補過宏敎養之德使四海安出作入息之常

則今日之見於長山者其嚆矢耳而令予得藉手以告無罪夫是以不避固陋而為之弁其端亦將以樂觀厥成也

募重修東嶽廟引

西方華山之麓而廟祀東嶽之神奚居曰義之也天地之於物也以氣治者也橫以五方縱以四時嘗氣也東西者寓乎春秋氣之所從升降者也烏乎知之於金與木知之漢五行志曰東方陽氣動蕊其德主乎生者也東嶽之神實司之物莫不有生故廟而祀之不與他嶽伍天下類然所以答神休也吾邑之有廟以祀也所從來遠矣兵燹之後坍頽日甚頃爲

修葺略有次第而費不給是以求諸施者敢告同心

焉嗚呼君子之教天下也以人道事神人盡其道而

神之吉凶依焉此聖人之意也

梁公崇祀名宦錄序

予素喜聞前人嘉言懿行負笈所至必造賢者之廬而諮焉於涇則得聆賢梁公之為政徵其槩曰公約躬敕度清而直巽不傷物剛不害正下車之始首崇學校獎進諸生與之談經課藝孜孜無斁尤敦體實踐文教覃敷時地方多事公加意撫字稅無羨金折獄詳慎罰鍰弗入至恤災禦寇保障力多吏胥憚之輿人頌焉無何涇人上狀督學使者以丁未四月十

日奉公木主于孔廟名宦之祠祀事方修而公之子承篤適至涇人見承篤如見公焉承篤遂公時方在襁褓故往蹟弗詳涇人爲爭述之語具承篤自爲紀中他日將崇祀錄成過予長跽泫然流涕曰允植不能讀先君子之書思先君子之音容而不可得今于涇得先君子爲政之蹟焉幸也願子一言序之允植死且不朽予拜而受之嘆曰弘撰聞公之政十載往矣遺愛在人口碑載道可以觀德祀凡有功民社爲

國捍患者皆宜祀此律令也涇人思公久而不忘猶
豆用享趨之恐後可以觀義承篤有志繼述不隳此
涉揚親之爍既竭其力將模模範範克紹厥家可以
觀孝錄之不可以已也三善備焉矣昔者先司馬撫
虞州幾五載餘雖所職不同而持己與人其道與公
如合符雎陽湯使君分守嶺北寓書及予云虞人祀
先司馬歲時唯謹蓋一如涇人之祀公者然而予捡
伏荒巖増不能一詞彼輯所聞以傳誠是錄也竊

脉脉愴懷矣

文稿自序

文君子之言也以明理以曉事以宣情取其達而已矣故質淡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斯善爲淡者也所謂絢爛之極爾浮薄艱深精靡嘽緩失其淡也文斯下矣中庸曰淡而不厭君子之道且然而況文哉倘反是則小人矣小人者又何文之有昔豫章章大力之自言其文也蓋以淡爲寶喻夫梅焉今讀其集博而與吾則安能然而無以足於人之欲

焉同也

賀劉母李太夫人百歲壽序

予爲農於華山之碧雲溪畔而咸林劉子太室謝政歸田居相距五十餘里風雨晦明來往無間將耦耕老焉予又嘗以女妻其子獲母事太夫人深知太夫人内德之美與太室事親之有道也蓋劉氏世治戴禮自太室之曾祖乃祖皆以明經歷仕教授所至有實定之風太翁仁菴先生好學力行以孝弟著聞承家清白無中人產太夫人天性和順事舅姑盡孝相

夫蓋微逍矣所謂天翁賸茹荼極織紝紃紉之勞教[illegible]嚴慈兼至太宰亦刻苦自奮弱冠遂以文章名三[illegible]丙子舉於鄉時太夫人始壽六十有一也太宰爲[illegible]廉奉母儀惟謹門外多長者跡遭甲申之變天下大亂潛伏墟里與郭徵君胤伯東孝廉雲雛輩爲泉石之盟久之太宰貧益甚太夫人春秋高幾無以供菽水乃嘆曰吾其敢擇祿哉壬辰就試春官成進士乙未出守譙郡迎養太夫人於署時太夫人壽八十也

錄訓戒太宰仁以濟物儉以治己是以太宰為政水
游至白風高雲澤譙之人戴之如父母咸舉手加額
視太宰位三公太夫人壽百歲顧不二載緣上計誤
坐額賦緞而太宰安命不為辨御史臺素重太宰特
疏題留謂治行居最太宰又不阿逢主議者忻然賦
歸譙之父老子弟遮留弗得相送數百里外太宰奉
板輿以返初服而後樂可知也予往有事於三吳過
譙之野有識者亟問我劉君無恙否太夫人善飯否

問已輒涕下史載平陵順陽之治所謂攀車克路弗
忍其去悒然不樂思我劉君者若合符焉越十二年
戊申以次檄補晉蕃幕太宰上狀陳情乞終養臺使
嘉其孝聞於朝己酉得如所請時太夫人壽九十有
五也今又六年乙卯太夫人壽溢百齡以太宰爲子
而孫若曾孫翩翩競爽皆有聲庠序問婚姻之戚圭
組韋布之交賀者盈門獨異謙之薦紳士庶齋金幣
介春酒當兵戈擾攘之際不遠千里而來天之祥善

人之報德斯不亦富貴之難遊而古今之希遘哉予
聞九疑之山有得道之女年至九百而漢使河東所
過一百有三十則服伯山甫之方藥也若太夫人以
德得壽合於吾聖人之言迴出金液珠蕊元霜絳雪
之外矧今紅顏綠鬢聰明康强無異六十八十時將
來壽尤不可量者誠當世之人瑞矣而太室朝夕承
懽竭力盡心爲謹其飲食起居之節有得於曾子所
云忠養之道焉予乃以識禮載溫凊定省視膳問寢

盍實以衛生益算非徒修愛敬之文爲也於戲觀太室之所以爲子卽太夫人之所以爲母愈可知矣予恨不能起亂仲雲雛相與歌詠其盛特率子若孫登堂進爵而先之以詞用紀其實以俟後之軼彤管者肰太室深於易得象數之傳嘗謂自秦漢以來明易者惟邵子康節一人雖程朱傳義皆有未盡予學宗程朱者也始而疑既而信邇方從之究其說則予之所以願北面於太室者又豈一端而已哉

煙月堂家集序

岑城之望族曰胡氏胡氏自文範先生立高尚之節後乃以勲庸顯至吾絅菴公益著絅菴公太翁曰信山先生嘉遯績學而篤於義則今之爲煙月堂家集者也集八卷凡其先人之道業文章與世系生卒祠墓靡不載之唯詳上自 天子之誥敕若親戚友朋之紀贈以下及所自爲述者亦附之以見華山王弘撰讀之而歎曰嗚呼世風之偷也其始於宗廟之不

修而譜牒之廢[illegible][illegible]合之士大夫睦族者鮮矣彼[illegible]為親盡服絶支分派別喜不慶而憂不弔而抑知自其祖宗視之固猶然一體者乎古之仕者世繼死者有廟生者有宗至於不廟不宗而使之百世而不相忘則有譜牒所以收合人心歸之於厚非細故也夫貧賤之人饑寒見迫吾無責焉苟富且貴矣美宮室廣田園輕裘肥馬夸耀閭里其狡者貌為謹飭矜言儉素以文其刻薄鄙吝之行而於所為[illegible]祖宗之[illegible]

祇奉蒸嘗者率不之歷慮或問其先世之事曰紫莫
能應視族人之疾苦不啻若秦越人之不相關者比
比然矣即其賢者樹功名敷文采自命於大雅之林
而趨末而忘本務華而詘實究亦無以異於封殖者
之所爲嗚呼尊祖敬宗之義微爾型仁講讓之道衰
矣故曰此世風之所以偷也吾𢔁曰開信山先生嘗
竭力傾橐創立宗祠以戒其先人未竟之志而今觀
是集悽愴怵惕有僾然如見愾然如聞者則蘇潮先

所謂孝弟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哉吾乃益以知絅菴公之澤民愛物施於爲政者有自也於是拜手而爲之引其端將以告諸今之士大夫闡先生之風亦可以知所興起矣

文可序

自聖學不明而祖宗朝所爲取士之文之制與定制之意蕩然矣葢文必有本自禪興而經佴而本雜矣文必有法自剽竊摹襲之術工而先民之模喪則講法者衆而法之所以亂也文之衰也夫孰非其學爲之乎山居多暇課諸子弟取一代之文錄其清眞典雅者以爲式間收恢閎奇嶠之作以發其才思得篇五百彙爲一集名曰文可則嘗見世之所爲文者皆

其不可而欲抑吾之所謂可者易之而已求之於經以爲本則可軼於禪則不可求之先民以爲法則可習於剽竊摹襲則不可必使今之所爲質諸古而不謬傳諸後而不傚斯可矣昔朱子嘗云科舉文字近來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爲新奇此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爲法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古今同病如此夫諸子弟之讀

是餼也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其庶乎無負吾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之心也乎

周易圖說述序

天地事物之理聖賢之意有語言文字所不能遽悉者莫如圖爲易曉朱文公作周易本義首列九圖以明易之原而卦變一圖本於河陽陳氏之說乃又增其變爲後儒之所疑予爲是編特復陳氏之舊而更益以諸家圖說或相發合或相發明或推測一義或旁通别類雖其間有重見疊出至涉於璅屑弗恤焉於戲易之變化至不可窮也然可一言以蔽之曰

陰一陽之謂道而已一陰一陽之謂道者言不貳也不貳則交交則生生則惡可已故又曰生生之謂易斯不測之神也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言乾坤之不貳也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者言乾坤之不測也故六子用事而乾坤之德可知矣是其義莫著於象數知象數者莫精於邵子康節康節而後談象數者不一家唯其符契自然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故足延也雖然不求之象數易不可見也徒求之象數易

亦不可見也則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果何如哉蓋孔子而後善說易者當獨尊子思中庸一書莫非易也孔子散而言之故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子思一以貫之故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易有太極焉中庸曰於穆不已又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太極之謂也易有三才之道焉中庸曰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三才備

矣吉凶悔吝之占易所謂教人知幾之學也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齋戒以神明其德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所謂教人藏密之學也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易以知來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易以開物成務中庸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肰則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中庸之所以與天地參者不從可識乎於戲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知變化之道者亦存乎人之

適得而已昔康節作皇極經世程純公曰堯夫之法只加一倍耳康節歎其聰明他日正公樂問純公曰巳忌之後之學易者觀於是編能盡康節之法又能爲純公之忌斯善矣

張王二稿合選序

天之將喪斯文也遂有甲申之變詩書淪棄世道人心繫焉君子悲之丙戌以來草昧方啟一時應舉之士或涉餖飣幾同鬼蜮文之衰也莫斯爲甚壬辰有張子爾成戊戌有王子卜子出而正之蓋爾成實以詮理卜子妙於用虛即二子爲文各有不同要之尊經體傳不失先達氣格庶幾古道未墜文在茲矣嗚呼天之生才不盡令海內智能輩出炳耀藝林應自

不乏如二子者寧可易得也耶

纂修朝元洞序

今天下之事鬼神者衆矣而莫能知鬼神之情狀吾識之其森然於人之心而已夫宇宙有爲之迹始於無爲無爲者心之所以藏而有爲者鬼神之所以顯也自天之有覆地之有載日月之有明四時之有行以至風雨露雷之鼓動沾濡災祥禍福生殺消長之紛紛豈其無宰之者而能若是然則天神矣地示矣而謂人之不鬼非也伯有爲厲彭生豕立人且鬼矣

而又復何疑於天地乎故後世儒者之謂鬼神歸之無以鬼神非其鬼神非通論也中庸稱鬼神之盛曰洋洋洋洋者言其無之而非是也無之而非是則其有所之而而必不是矣故外氏之謂鬼神執其有以其惡神爲鬼神亦非通論也蓋有造必有化有吉必有內有明必有幽有陽必有陰猶之有形必有影焉而月以影求之陽者必外陰者必內朕月陰屬也而何[illegible]亦外固知借光於日之說不誣也則陰之莫不藉

於賜如是而謂鬼神之非藉於人也必不然矣故先王之設教與斯民之徇意其興皆不出於此先王之所有後世之所無吾不敢從其無則與臣言忠與子言孝矣先王之所無後世之所有吾亦不肯不從其有則爲善而喜爲惡而懼矣凡吾所以事鬼神之說有以異乎人之所以事鬼神者亦不出於此華山之麓有廟一所名曰朝元洞其地爽塏老樹扶疎中所奉祀之神不一其數始不知所自而修葺在元之季葢

吾始祖處士公嘗預其事矣兵燹疊經堺醉已甚吾
每覽其遺址爲之低徊不能去里鄰父老慨然謀新
之顧其所費不貲不無望於同心之助以布施爲功
德吾不貴其堅淨信之種而貴其滅慳貪之垢利而
導之鼓舞而從之此象敎之設將以佐刑賞之所不
逮先王之所謂神道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也
此吾所以勸也夫今之世何世與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又敢謂其鬼之不神且吾嘗聎顧行吟於其間

矣河山如故風景不殊戚然有反古復始之思焉嗚
呼民德之歸於厚也何日哉

中說序

漢以來世之號爲文章家衆矣義高雲天詞潤金石迄今談六朝之瀟者猶豔稱之而晉人以老莊之學雅尚淸談煩著玄解然往往鮮實用數百載儒者汨沒於二途而能卓然獨以孔子之道自任爲舉世之所不能爲如王通者豈不難哉獻策不見用退而著書河汾之間以終可謂出處有道矣乃後人或以此少之然則孔孟之栖栖以求世用者皆非與宋咸駁

中說至謂無其人斯妄矣唯帝魏之說則吾之所不取亦無容爲遁也諱耳

法戒錄序 崇禎壬午予年二十有一私擬作

今之事君者必先曰法堯舜言信美矣臣獨以爲此昧於法而不識時者之言也何也昔戰國之時君臣上下唯功利是務刑名目勝甲兵相暴以富强爲忠以縱橫爲長蓋人心已溺天下不復知有堯舜之道久矣故孟子亟亟正之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今 國家崇學較敦教化明章程懸帖括所以取天下之士者堯舜之道也而天下之士事誦讀

尊約束務討論習文章以應　朝廷之選者亦堯舜
之道也豈至釋褐登朝而始孜孜爲入告我后乎臣
獨願　陛下存堯舜之心而法漢以來賢君之事堯
舜之心仁而已矣漢以來賢君之事不失其仁而已
今倣司馬光資治通鑑斷自威烈王以後取其事之
可法者大書於篇而以其類相反者小注於下以存
戒於君德國政亦庶乎有徵而無遺矣是人之言堯
舜者徒爲具文而臣之不言堯舜者乃所以求進爲

堯舜之實也果能深體而力行之而天下不治者請
治臣以欺罔之罪至於執中精一之傳此 陛下有
吾自致之學非臣之愚所能仰助萬一也

春日看梅詩序

蘇東坡在錢塘日嘗與諸僧遊尤喜僧之能詩者雖片語之合率揚之不置如聰之亂山新月清順之竹晴泉聲皆是也至和守詮之詩與之頡頏守詮云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松扉竟未掩片月隨行屨時聞犬吠聲更入青蘿去東坡云但聞煙外鐘不見煙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濕芒屨唯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論者謂雖回三峽倒流之瀾未可與樊鄧爭勝也

厥字詮他詩更無聞使不遇東坡則此三十字亦湮
沒久矣予來白下假寓古刹多方外交背葦航上人
袖陳葵江侍御梅詩十六首人或傳誦已十餘載往
歲有孫墟萬復次韻袖其數彙爲一冊暇日出眎求
予諪其崙端余見前人之賦梅者衆矣元之季至有
爲二百篇者乞序於吳草廬草廬却善也詩豈在多
乎加次韻始自長慶迄宋寖盛予竊謂其非大雅之
義嘗以自戒而不以之繩人論詩之工拙元不係此

夫亦各率其志而已噓萬寄跡邾會胸無滯礙梵唄之餘博稽羣籍柴門反關木榻晏如吟哦之聲時達壁表今觀其作殆東坡之所謂語帶煙霞從古少氣含蔬筍到公無者乎抑聞之古德如寒山拾得及石屋輩皆以詩傳其超悟解脫不涉言詮雖與儒者異趣要非浮華之士所可擬似予老矣方斷綺語言不能有加於噓萬噓萬歸而求之尚不至如歐陽六一所稱九僧爲許洞之所抑也

邇屏萬明府壽序

古之以英年自立者在漢有賈誼宋則寇準誼達國體文有餘準雖貴或猶以霍光傳愉之然其大業所就誼弗逮豈誼驟遷大中大夫屢有請建不無招忌而準兩爲令悉心民事日久迺至大用故以需之者成之與且王者重守令謂其去民甚近利病易知劇有漻易及爾而以分方古其治顧鮮匹焉何哉則以文具日張而誠不至也吾華小邑而當孔道會西蜀

用兵羽檄旁午轉餉置郵凋瘁已極予伏跡蒿目討
所以濟之無繇也淩河遲君妙承家學博綜經術其
爲政也簡而寬靜而威抱誼之才修業之事崇學重
農正俗平訟暇則賁山澤采芻蕘求彝典之寶誦治
平之畧曾不及期而上下作孚譽溢鄰國人人恨以
得君晚也邑雖小焉往而非德之資耶時在庚申季
春適君誕辰諸大夫爲君壽而屬洗爵之詞於予予
則益之以宋子考亭之言壽曰初官受奬可以思懼

勿使過情而躁進焉夫豈非義而求于言之君以存
誠之心道民於禮以閑邪之方防民於淫守之以同
居之以易從容而蓬蹈大道矣昔龔遂為渤海守年
已七十餘治行為漢廷最特拜水衡都尉君年才踰
弱冠他日大業所就殆不止此一旦有使者之徵
豈無素嘗酒而進長者之言如王生者邪

陳堯夫詩小序

詩者志之所之也聖人禁人之邪以歸於正而溫柔敦厚又以治其性情而使之不即於戾則詩之有關於道也詎不大哉世衰教微浸淫於讌遊歌舞留連於風雲月露甚至取悅獻媚以助笙簧苞苴之用崇華詘實肥詞瘠義詩之亾也可恥孰甚焉陳君堯夫博學好古孝友之行孚於里閈戊午應　詔不得已而出中途有萳塘之厄遂藉以還山出處之際不激

不隨無遺憾矣茲取甲寅以後之詩別爲一集盍
覩甲申之變已一世矣進退汙隆之幾堯夫必有以
自考其得失當何如者淸詩近道要識子用心苦予
敢以是爲堯夫誦嗚呼今天下之爲詩者衆矣予嘗
嫌其多如堯夫者又何可少哉

賀靖逆侯非熊張公入覲序

嘗觀唐天寳末載天下多故汾陽郭忠武王初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屢平大難王室再造皆其力間遭讒惎讒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史稱其入朝者八稱其忠貫日月神明扶持完名高館爛然獨著取士得才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朝廷錫賚寵渥圖形凌煙閣富貴壽考子孫衆多尤能以功名顯于百年來盛德大業受福之全一人而已

今觀於靖逆侯非能張公其繼之而興者耶公鎮西陲先後凡數十年運籌決勝似于房正身潔己威化大行似然明遠人畏德懷之日者滇南亂作連及楚蜀三輔以西處處煽動公綏服人心收復地方
天子倚之無西顧憂遂進公爵西方既定公請陛見
天子喜見公可其奏公奉
命就道橐中惟圖書衣衾自隨比入都
天子使使迎之以公有足疾
命肩輿至
乾清宮
賜晏
賜御衣雜綵
賜馬

[illegible]塋爲造與凡數見慰勞褒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老
之休　優詔不許留二十日　命[illegible]郡　君[illegible]相[illegible]
可謂古今之希覯矣予未識公而[illegible]公[illegible]子延[illegible]司
巖二君爲道誼文章之交嘗讀公[illegible]詩[illegible]有云仁者
書之長也使萬物各得其所義者宜也欲萬事咸得
其理天下皆素仰公之名謂長於[illegible][illegible]將略耳而抑
卿其氣量宏遠得聖賢之道合大儒之識有如此也
哉公將入關關中士大夫公製滿防蹕堂稱觥屬予

為詞夫公勲高一代河山帶礪之盟藏之天府傳之奕葉蟲草野之人不識鋪揚之務竊謂當外伍內訌之秋天下非公則無以有今日故特推其所以樹勲之本以爲盛德大業受福之全將有直埒郭忠武者今之歸也進退始終之間益知其處之有道矣

敦系派譜序

記曰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故無美而稱之者誣有美而弗知者不明知而弗傳者不仁是耻也夫君子將營宮室必先立廟於正寢之東以供祭祀所以教民追孝也以爲無財不可以爲悅則不敢不躬行節儉將惛邪淫佚之事無自而生此王者治天下之大端也自姓氏之學不傳而圖譜局廢昧厥本源獨視支分派別等諸路人慶弔

不相過其能因睦以合族者鮮矣如皋童太學鹿遊昌齡其先爲蘭溪人遷如皋已三世而鹿遊念之不忘於甲寅歲特走蘭溪訪高曾遺業展埽墳墓宗黨咸賢之壬戌遇予維揚亟以修其族譜請予爲遡其所出以及於八世之祖其先不可考其他亦不能詳特據其所明者序次而歸之乃復告之曰今昭穆之夫或一飲一食不忍忘其先而士大夫家反有不然者輒引昔人之言見爲僭耳夫三代之時人皆稽王

之文廟所謂僭者以有天子諸族[illegible]

鄉要皆崛起草野何得援不敢祭之說以上絕於先人乎大哉　世宗之詔謂不可僭者名物耳奈何不令民報本追遠耶然禘諸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先王體順人情爲至周也鹿遊㝉弟性生忠信孚於閭里績學能文翮翮一時之俊也顧獨以修其譜爲急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端在此焉而更以子言求之折衷於禮俗之

閒合諸天道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則譜不徒修也可
以風矣抑昔人之有譜也率自爲之者也武功康德
涵之爲張氏譜也其併族也予與童氏居不同地無
姻連而爲之譜是越也夫予之爲之譜也是越也而
于弗能已焉斯亦可以知鹿遊矣

瑞燕堂集序

天地中和之氣必國昌而家亨君臣一德夫婦偕老當此之時明君靜好慶則有餘安所從見節義故臣與婦之以節見皆國家之不幸值夫乖戾之致而有若臣與婦以人與天爭以卒復其中和之氣天至此亦必有以應之而始無所憾故曰人定勝天昔者司馬遷作史記不爲婦人立傳傳婦人自劉向始後之作者因之援次才行又不專在一操謝之春秋書叔

姬之義固必以節爲重三代而降稱寡婦者莫先於秦之懷淸臺乃史記既不傳婦人而於貨殖錄之稱其名顯天下則以富之故克成厥家耳而況於立孤以延宗祀爲人道之大焉者乎孟孫之亡也仉氏教其子至于三遷卒成亞聖此萬世爲母之的非巴寡婦所可比而後之截髮剉薦畫荻丸熊者咸則之代有芳躅司彤管者且美不勝書矣涇陽念堂趙君之母劉太孺人爲孝廉伯韶公配伯韶公年未及三十

而卒太孺人矢從一之節忍其不死之心焉[illegible]受家政仰事俯育以織紝佐誦讀拮据卒瘏歷三十餘年念堂學成而名立既登進士第七年太孺人去世下報伯部公於九京又六年而念堂爲虞山宰以忠信之心敷豈弟之政士民戴之如戴其父母行且以治最有子二人孫六人森如玉立皆能向學篤行是其家有餘慶也趙氏祖宗之靈寔式憑之孰非太孺人之以人與天爭而靡有不勝也哉邵子曰死天下事

易成天下事難洵有以也念堂敦義氣廣交遊凡知念堂而聞太孺人之德者咸爲詩若文以述之上自公卿下逮韋布夥矣念堂彙爲一集以其有貞燕之祥也繫之曰瑞燕堂屬予序而傳之其不忘母也予不論其所作而論太孺人之德爲有造於趙氏者如此則嘗中夜而起仰瞻前星傍徨流涕竊有痛於癸甲之際矣

易傳鈔序

西蜀王承之纘緒從予學易一以朱子之本義是求而予兼示以程子之傳既語之曰程子之傳義蘊宏深其於天下之情事備矣簡而文確而理所謂坐而言立而可見之於行者與周子之通書張子之西銘皆上繼六經下掩羣籍漢唐之儒未能或之及也朱子師程子者也嘗稱其義理精字數足矣而作本義復不盡用其說古人學貴自得所見偶別不倘勦襲

耶抑易道廣大不可爲典要而歸之一同者不害其爲途之殊固如此邪子其識之將於得失之事順逆之情錯綜而會通之必有以不自欺其志焉然後易簡之理可得而天人之合庶幾矣

守硯菴文稿序

猶記戊申之春有人焉撰杖屨北走太原訪傅公之佗擡宿而西入潼關過予獨鶴亭賦詩一章登太華之巔作畫一幅而去飄然出塵埃之表則膺阿山樵戴子務旃也自兹以來凡花時月時風雨霜雪時孤亭偃仰闃其無人莫不有務旃在焉而務旃則去已二十餘年矣庚午秋予涉江上蔣山之下久之重見於長干莾宇復爲華山圖一幅七言長歌一章見貽

風義翩翩猶昔也既而示所著守硯文稿曰予文不可無子序余讀至九怨與族譜之作忠孝之情溢於簡端歛衽而嘆曰此其爲靈均之遺則乎然而未盡也靈均楚同姓之子也不得於君眷戀宗國發爲文章照曜古今人徒見其比物取與菁華燦然舒寫幽愁貞義鬱勃故推其志以爲與日月爭光豈不信哉予獨觀其行吟澤畔憔悴枯槁至無以自持矣迨與漁父問答滄浪之歌餘音未絕而鼓枻杳然與成連

之間澥水灝洞而茫然移情者千年以來此境一再見而已遠遊之篇曰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得之門斯言也其得之既見漁父之後乎崢嶸寥廓太初爲鄰不第視世之總總者無所復攖即三后之恩佗傺懍慨之態亦覺翛然而無餘蓋靈均於是乎深於道矣務擴以有爲之才奉其先人遺訓底厲名節遭時不造裂冠棄人

事遊散山水荒遐之區足跡徧三匝焉乃日月幾何而顛毛種種田園就蕪妻子有饑寒之色務旃獨浩浩落落忘懷得失摋𨞲不輟夫仁不遺親義不後君攬萬有於一掬折以古之法度而馭其縱橫宕逸之致入理泓然達於象表其於靈均之為有進焉者與乎否耶昔公之佗論予於代州郭九芝所曰清貫二字久以奉華下予謝不敢承故嘗自書柴扉云昔嘶果里今媿松莊茲將借之以奉務旃固殷中軍之所

謂一時無所役者也務旃尚許爲同調之嚮乎趙公之佗於九京得無相視一笑邪

完

碧潞後人詩集序

後十七年戴子无忝之登華山也予不及以履從未識无忝之人也而今在舊京於其兄務旃所得讀无忝之詩選按義詞出入風雅不第一門之内有雍熙之執而國運之盛衰朝事之得失俱隱隱可指其識洞其論公其氣沉固非雕飾浮采留連光景者之所可方也昔者權奸柄政刑賞生殺皆出其手而不能奪文節先生之硯至爲齧齕此其故豈在硯哉務旃

守其硯以爲菴菴成而復以硯授元忞則其兄弟之所勗勵又自有在可知也卽迹或不同要以不欺之志不移之節不失其先人之貽謀則一故予讀碧漭後人之作亦如讀前生餘生之作不禁心折首俯而有時爲之髮衝冠而淚露襟也古來兄弟齊名者首推采薇之聖人予不敢遽擬而沮溺耦耕其風豈遠自茲以降如二陸兩到輩代固不乏文有餘矣行或不逮求戴氏兄弟非獨目所鮮覯抑亦耳所希聞也

余既爲務旃序其文而務旃又欲余序元忝之詩同心之好諒不在區區墨翰之間是以特寫其中之所知者如此嗚呼知其詩矣豈猶恨未識其人哉

譚然明續遊草序

庚午秋余以大司馬東山王氏之招爲其子授易則與門譚子然明在焉然明忠信爲質而博學能文章內襄外助余嘗私嘆使公瑾復起當不得獨矜渠儂醇醪也孟冬上浣余將歸之白下然明以其續遊草屬序葢然明昔有遊草之刻吾友汪君鈍菴序之沈君繹堂釐書石臞爲之評得意於句字之外一唱三歎宏長風流致足佳也茲復集甲子以來六七年之

作大抵巡攬山川奇情景物各體既備兼美亦臻意匠經營極絢爛之工而歸之平淡其有與時俱進者耶悅華亭南海不可復作尭峰高蹈懸車不出無從復質之余鼓枻匆匆江天渺然俯仰之間都成陳迹是以不勝今昔之感而願然明益樹其所學當更有事在求至人之髣髴無但好奇服而玩芳草也

魯式和琴譜序

古樂之亡也久矣繇今樂以求之其器莫近於琴今之琴猶古之琴與夫五音之不盡而有二變天也而謂之文武之加焉人也此非有循悟神解莫能識其所以然者大樂不作元氣不復聖人不生天下不治昔者韓子昌黎作十操郎未知於古音如何而其文典雅忠厚感切論者謂有雅之遺則焉非世所傳諸譜可比乃今之鼓琴者鮮能用之或用其名矣而詞

又非焉嗚呼文之不擇而音於何有邪江曾君式和究心于音得其條理自爲指法譜有如天授余尤願曾君留意相賞于松石間將必有雲浮泉涌之徵焉無謂世無知之者如子期傳之者如賀思令其人也抑余聞之琴高琴以養性曾君爲人神氣冲和不與千里而余生也多感類叔夜之不堪涉于末流而歎古音之亾也非獨器亡也於此又烏能無志義之思邪

長鳴詩存序

岷山王玉峯先生倜儻大度人也改跡山林間爲詩崢泓蕭瑟有金石聲子甫嶦繼之嘗思浮家江湖不爲世網手錄遺稿鋟之木中有云杜門何所事不爲著文章葢先生所自矢別有在非徒爲壯夫之悔云爾先生之妻弟曰陸汝萊先生襟期略同有夢餘草戴芸野爲題辭旃蒙作噩皆齊志以死合而讀之將二先生行誼之概與日月同炳而豈獨以詩傳哉甫

聽者亦所謂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者也

漢附二子述序

自秦漢以來儒者之學能出於一世之上而無愧於孔孟之道者五人焉曰董仲舒揚雄諸葛亮王通韓愈而已董與韓之學規模正大揚與王之學兼窺諸微諸葛之學則又以忠節奇勳掩然蓋之天人之策家傳戶誦諸葛之出師二表論者謂可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韓之詩文峻偉操觚家師法至有泰山北斗之仰獨揚以仕莽為綱目所不與王之獻策見譏

於不知者後人無特識隨聲附和二子之書遂置之不讀者衆矣吾竊歎焉山居之暇手鈔成帙稍去其不切要者彙爲一集題曰漢隋二子述學者讀之能識二子之學則亦可以得孔孟之傳也夫

法言序

漢儒能傳孔子之道者董仲舒後則有揚雄仲舒之學見於天人三策其春秋繁露猶純駁參半雄以莽大夫爲綱目所貶以此見黜於從祀吾獨憾焦竑所述諸爲雄辨始末者歷歷有據則綱目之筆亦未可定爲實錄而法言一書見道之言自仲舒有弗及者烏可廢哉程子最不輕許人獨云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爲賢蓋有以也及騷解嘲文之末技而太玄

之作無當於易乃後世獨矜重之則又吾之所未解者矣